



刻进大山的忠诚

■ 蒋德红

国防纪事

抬眼望向长白山巅的积雪，我总会想起10年前那个春天。

松枝被沉甸甸的积雪压弯，子弹穿过抗联战士黄殿军的右腹时，他正背着受伤的战友在雪地里艰难前行——10年前的春天，我蹲在老兵黄殿军家的火炕前记录这些经历时，松木窗框漏进的风，把他胸前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”纪念章吹得微微晃动，像一颗闪耀的星。

2015年春，我前往杨靖宇将军殉国地，脚下的积雪发出细碎的声响。纪念馆玻璃展柜里，一件打满补丁的毛皮大衣像一块磁石，将我的目光紧紧吸附。

讲解员说，当年，抗联战士黄殿军穿着这件大衣，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穿越敌人封锁线，为杨靖宇将军传递密令。我凝视着展柜里破烂不堪的灰白大衣，似乎看到黄老兵在密林战斗的情景，似乎闻到弥漫的硝烟味。那一刻，历史的温度透过玻璃渗进指尖，让我萌生一个念头：我要去拜访他。

2015年4月初的一个清晨，我背着相机、拿着采访本敲开靖宇县龙东村的一扇木门，看到炕头的火盆映着一位老人沟壑纵横的脸——他就是抗联老兵黄殿军。

“孩子，你看这鞋底子。”黄老兵的讲述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划开历史的冰层。他从炕柜深处摸出一双珍藏多年的靰鞡鞋，牛皮鞋底嵌着3枚生锈的弹片，“那年给杨靖宇将军送密令，零下40摄氏度的雪窝子，日本兵的探照灯跟鬼火似的晃。我把密信缝在棉袄里小心前行，鞋底子就是那会儿被流弹崩穿的。”

黄殿军13岁加入抗联，成为一名传令兵。1938年冬，他冒着严寒，在雪地里爬了三天三夜，将密令送到杨靖宇手中。“杨司令摸着我的头说：‘小黄孩儿，等打完鬼子，你就不会过苦日子了。’可

是，杨将军啊……”老人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布满伤疤的手紧紧攥住我的衣袖，仿佛要把他那段记忆刻进我的骨头。

他的儿子黄贵清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那是多年前靖宇县红军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曾使用中国工农红军番号）失散人员座谈会的合影。前排就座的几位老兵，只剩下黄殿军一人。

老人蜷缩在炕角，棉裤上打着补丁，膝盖处磨得发亮。讲起抗联经历时，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哼起杨靖宇教唱的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。歌声从漏风的齿缝间飘出，在松木梁下断断续续。

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看着老兵双眼闪烁的光芒，一个坚定的念头在我的胸腔里破冰：我要找到那些还活着的抗战老兵，聆听那段用生命谱写的历史，记录下他们的热血和忠诚。

此后半年，我辗转3000公里，在长白山腹地寻访到22位抗战老兵。他们散落在各个村落，有的住在偏远山沟的木屋里，屋顶的苔藓比檐下的“光荣之家”牌还厚；有的守着独门小院，炕柜上摆着军功章，旁边是装止痛片和降压药的瓶子。

住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十三道沟的老兵英若富，后腰的弹片让他常年佝偻着背，走路时右手无意识地压腰后摸——当年卫生员就是从那里挖出半块弹片。“疼吗？”我问。他掀起衣襟，露出刺眼的褐色伤疤：“比这疼的，在心里。”1940年冬，他所在的小分队被日军围困在山里，17个人啃完皮带啃草根，最后只剩3人活着下山。

采访老兵罗中台那天，当时101岁的他用左手卷起右手的袖子时，我只看到干瘪的右臂，没有手掌。在1941年的一次战斗中，与敌搏斗时，他拉燃敌腰间的手榴弹无法脱身。“就听见轰的一声，再睁眼，手掌炸碎了……”他说得平静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，旁边的女儿突然背过身去，围裙角微微颤动。

这些故事，在我的采访本上折射出刺目的光。我记得，当时91岁的英若富在给我讲完自己的经历后，突然挺了挺腰板，说：“要是再来一次，我还把刺刀捅进鬼子喉咙里！”他的声音，震得窗外的杨树叶沙沙作响。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我与这些抗战老兵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我不仅是他们故事的记录者，更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分子。我陪抗战老兵过生日，给他们送去温暖和祝福；老兵们生病时，我和我爱人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，陪伴他们、照顾他们。每一位老兵都像是我的亲人，他们的喜怒哀乐牵动着我的心。

“小蒋，我爸遇车祸了！”记得那是飘着细雨的春日，我突然接到老兵刘振刚儿子的电话。老兵挂拐出门买东西时遭遇车祸，正被送往医院。我赶紧请假，带着爱人来到老兵的病房。病床上的老兵，脸色苍白，手一直按在胸口。我蹲下身，将他冰凉的手轻轻挪开，看见他上衣兜里装着那枚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纪念章。老兵不语，紧闭的眼皮微微颤动，干枯的手指摸索着我肩章上的金属纹路。那一夜，我和爱人守在他身边，喂水、擦汗，直到病情稳定。我握着老人逐渐回暖的手，听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，混着他时断时续的呓语——“守住阵地……别让兄弟们白死……”

最沉重的时刻是送老兵最后一程。2015年冬，认识才4个月的一位抗战老兵，临终前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喉咙里咯咯作响，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的雪山，又转过头来盯着身穿军装的我。他的手用力抬了抬，摩挲我的军装。当指尖划过服臂章上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字样时，他忽然露出笑容……

老兵老了，即使有些时候忘记了亲人，总有一些记忆留在他们心头。岁月染白了鬓角，时光侵蚀着他们的记忆版图，但是战火淬炼的岁月永远镌刻在灵魂深处。

看英若富时，他坐在轮椅上，盯着

一片丹心许家国

■ 宋海峰

红色记忆

——

从安徽泾县境内的103省道转上062县道，绕过蜿蜒的山路，一条灰石砖路出现在眼前。路的尽头，是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——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。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怀着庄严的思绪来到这里，敬拜缅怀新四军军长叶挺。

在跌宕起伏、艰难辉煌的革命斗争生涯中，为拯救民族危亡，叶挺以坚定的信仰信念、炽热的家国情怀、披坚执锐的身姿，赴汤蹈火、矢志不渝，书写了奋斗与牺牲的不朽史诗。

胜利的诗，生命为纸，鲜血为墨，撼人心魄。

叶挺原名叶为询，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州农家，启蒙老师陈敬如为有从军报国雄心壮志的他改名叶挺，意为“人要上行、叶要上挺”，寄望其“挺身而出、拯救中华”。

名以言志。在广东陆军小学、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期间，叶挺以“振污世，起衰弱”为己任，刻苦攻读，锲而不舍，钻研军事科学知识。

1924年，叶挺前往苏联学习，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25年回国后，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，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，并任独立团团长。在北伐战争中，他带领的独立团连战皆捷，屡建奇功，被誉为“铁军”。1927年8月1日，南昌起义号角吹响，叶挺任前敌总指挥。同年12月，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叶挺漂泊海外，虽然脱离了党的组织，但仍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保持联系，时刻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，筹

备组建新四军。新四军整编就绪后，1938年8月，军部移驻泾县云岭。叶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东进战略方针，以多谋善断、气势恢宏、胆略超群的精湛指挥艺术，在战略层面指挥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挺进敌后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。

金戈铁马斩寇兵，誓拼热血固神州。1938年3月，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抗日，5月12日蒋家河口首战告捷，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序幕。挺进皖东后，粉碎日军2000余人的“大扫荡”，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“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1938年6月17日，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先遣队在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，击毁敌汽车4辆，毙敌20余人。此后，新四军第一、二两个支队在两个月内，取得一连串胜利。

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，三打来安城，开辟了以来安宝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。在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南京，市郊的飞机场、雨花台、麒麟门等地也响起新四军健儿战斗的枪声。

“北有太行硝烟，南有云岭烽火。”新四军史料陈列馆内的一幅幅作战地图，见证着叶挺直接领导和指挥新四军健儿时而出没于芦苇丛中，时而驾舟于湖河上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峥嵘岁月。

1940年10月的深夜，青弋江水在黑暗中呜咽，日军正从泾县、南陵、繁昌3个方向进犯云岭。叶挺在新四军军部伏案制定作战计划后，驰马飞奔，赶赴前线，指挥部队运用伏击、奔袭、夜袭等灵活机动的战术，歼敌近3000人，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皖南第二次“大扫荡”。

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两年多（1938年8月至1941年1月），叶挺与项英等领导指挥新四军各部队以机智灵活的战法消灭日军，创建了苏南、皖中、皖东、皖东北、豫皖苏边、鄂中等游击根据地，筑起“华中的人民长城”。

二

在距云岭30余公里的皖南事变烈

士陵园纪念廊，镌刻着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悲愤写下的挽诗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；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”。这16个字凝接着对殉难的四军烈士的哀痛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慨。

在新四军健儿奋勇杀敌之际，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，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、八路军，在一个月內全部撤到黄河以北。为了顾全大局，党中央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、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的同时，作出必要的让步，决定将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。

望着茂林的群山，历史的画面仿佛浮现眼前：1941年1月7日拂晓，新四军9000余名铁血健儿行至茂林镇丕岭脚下时，突遭预伏的国民党顽军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。皖南事变的枪声惊醒山林，新四军在敌人的围攻下损失惨重，叶挺下令部队迅速从茂林方向突围。

“今（9日）晨北进，又受包围。现正集全力与敌激战，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……我为全体安全计，决维持到底。”凝望着新四军军部旧址收藏的叶挺发给党中央的电报复印件，我的耳畔响起刘伯承同志的感慨：“我见过的将领很多，在紧要关头，没有谁能够像叶挺那样坚定、沉着。”

如果茂林的山水有记忆，它一定忘不了，1941年1月13日，叶挺下达分散突围的命令后，被围困的新四军官兵高呼“胜利属于我们”的口号，以大无畏的气概猛打猛冲，突破一道道封锁线的场景。

在突围部队粮已尽、弹将绝的万分危急关头，叶挺受命下山与顽军谈判，被强行扣押。叶挺被扣后，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、湖北恩施、广西桂林、重庆等地。

三

从皖南归来后的一个周末，我来到上饶集中营旧址。

轻轻推开李村监狱旧址的木门，我看到当年关押叶挺的房间光线昏暗，摆放着一张床和一套桌椅，桌子上有纸、笔和砚台。在这张木桌上，严守气节、志不可夺的叶挺，写下3000余字的《囚语》，

我胸前的党员徽章发呆。他的儿子说，老兵已认不清人，嘴里却时不时念叨“打鬼子”。我凑近他耳边喊：“英老，是我，小蒋啊！”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劲儿大得惊人：“通信员，去告诉三连，把机枪架到山顶！”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闪过一丝我熟悉的光。

10年里，我送别了一位位老兵。我想，他们不曾走远，只是在天堂吹响了集结号，他们在那里归队，与战友再次相会。他们正用热切的目光，看着这片他们付出了青春和热血的土地，看着年轻的我们手握钢枪，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。

22位老兵，长眠于长白山的莽莽林海中。这些埋骨林海的忠魂，把冲锋的姿态铸成山脊的轮廓——当风掠过长白山16峰的岩壁，那些冰凌断裂的脆响，分明是他们当年踩碎冻土的脚步声；鸭绿江解冻时冰层下的呜咽，恰似老兵们讲述往事时颤抖的嗓音。我忽然想起老兵黄殿军临终前说的话：“你们年轻人啊，别老盯着手机，多看看山，山里头有咱们的魂。”如今，站在主峰下，望着雪线以上裸露的岩石，那些坑洼和裂缝多像老兵们的伤疤。

每一位老兵都是一座巍峨的山。仰望山，守护山。我们的守护不仅是对这片土地的忠诚，更是对抗战老兵最好的祭奠。我们的巡逻靴踩碎冰层的声音，与记忆里老兵讲述时的顿挫重合。长白山的风裹挟着零下30摄氏度的寒意，吹不散我们军大衣上凝结的霜花和凌晨潜伏时睫毛结出的冰凌。在界碑前擦拭积雪时，在山风卷起军旗猎猎作响时，我仿佛看见无数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，他们穿着破旧的军装，拄着自制的拐杖，与我并肩而立。风掠过松林，似乎有无数声音在我的耳畔低语，那是黄殿军背着战友爬行时粗重的喘息，那是千万抗战将士冲锋前的怒吼。

远处的雪顶，被夕阳染成锈铁色。我知道，刻进大山的忠诚永远不会褪色。

将自己壮志未酬和渴盼自由的心境诉诸笔端。“不辞艰难哪辞死，生死原来相游戏。只问此心无愧作，赤条条来光棍逝。”从《囚语》开篇叶挺戏拟4句不谐律的诗，能够读出他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信仰。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，叶挺慷慨陈言：“挺不愿苟且偷生，以玷前修，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”“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”。

我动情读起叶挺在重庆渣滓洞黑暗囚室里写的《囚歌》：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一个声音高叫着：爬出来呵，给你自由！我渴望着自由，但也深知道——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！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——地下的火冲腾，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，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！”5年铁窗磨难，叶挺对党的信念愈加坚定，对党的感情愈加深厚。1946年3月5日，受尽羁绊之苦的叶挺在获救出狱后，立即致电中共中央，要求重新入党。在这篇简练的文字里，他写道：“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，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在你们的领导之下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。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……”

1946年3月7日早晨，党中央的复电从延安传到了重庆。看到“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”这句话时，叶挺情不自禁流下热泪。“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，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。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。”叶挺把党中央对他的高度评价，看作是党对他的有力鞭策。

听风吹过茅家岭（上饶集中营旧址所在地）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语在我的耳畔低吟：“人类最震撼的秉性，就在于为他人工作，为后代牺牲。”1946年4月8日，叶挺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、王若飞等同志在赴延安途中，遭遇空难殉国。毛泽东痛惜地题写挽词“为人民而死，虽死犹荣”。

叶挺虽然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，但他忠诚为党的坚贞信仰，让人们深深怀念和敬仰。今天，我们回望历史，就是要传承他临大难而不惧、临大节而不苟的崇高品质。

军旅点滴

前不久，刚入伍一年的弟弟在电话里咯咯笑着，说起在部队第一次帮厨趣事。他兴奋的讲述，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多年军旅生活，帮厨的记忆依然鲜活。

帮厨，是部队的老传统。记得指导员曾在大会上说得明明白白：“帮厨，体现的是同志友爱。一来让炊事班战士轮流休整，二来体验其生活，也是督促。”帮厨的滋味并非轻松二字能够囊括。拾菜、洗菜、切菜，淘米、刷盆、打扫卫生，乃至挑运泔水——事事都要参与其中。

帮厨者最念想的活计，莫过分菜。手中勺子轻颤之间，便决定着每桌小盆里“干货”的多少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包饺子。那时没有饺子机，全要官兵自己动手。炊事班和好面、拌好馅，分配给各班排。我们班几名来自云南的战友包饺子尚属头一遭，两名来自山东的战友手把手教他们擀皮，用虎口掐紧饺子皮折出褶儿。大家边干边逗乐，不一会儿工夫，不少人手上脸上身上便沾满面粉，有的像戏台上的白鼻子小丑，有的眉毛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霜。包出的饺子千姿百态，捏的挤的，站的躺的，大的小的，扁的圆的，不一而足。

入伍第二年，我被派往炊事班。起初，不过是洗菜淘米、冲刷地面、倾倒垃圾的活儿。日子久了，炊事班长见我手脚勤快，便开始倾囊相授。烧炒炖煮、发面醒面、起火颠勺，我渐入“佳境”。

寒冬的清晨，山城的食堂饭桌上几乎每天都有土豆丝。一桌一盘土豆丝，炊事班便需切10余斤土豆。案板左宽有限，要在有限时间里全部切丝，考验操刀者的刀功、臂力与意志。老兵边演示边指导：左手手指要弯曲起来轻轻按着土豆，绝不能伸直；右手菜刀左侧轻贴左手弯曲后突出的中指关节；切时以手腕抖动带动菜刀上下运动……我依样练习，刀锋在指关节旁危险地跳跃，案板上土豆丝由粗笨渐次细匀。

揉面做馒头亦是力气活。发面、兑碱、揉面，环环相扣。那时候还没有配发揉面机，值早班的我凌晨三四点便被闹钟惊醒。无论盛夏严流浹背，还是三九天内衣湿透，揉那几十斤的大面团，不亚于一场高强度训练。当看到战友们吃早餐时大口咀嚼，连吃几个馒头，那份油然而生的满足与喜悦让我的心头暖意融融。

灶火边的记忆，有艰辛，亦有温情。记得一个节日，中队安排来队家属帮厨。军嫂们一人一道家乡菜：鱼香肉丝、锅包肉、带把肘子……当战士们得知这顿丰盛午餐出自军嫂之手，惊讶之余满是感动。一位年轻战士感慨道：“是妈妈的味道，是家乡的味道。”这温馨一幕，连同灶台边的欢声笑语，凝结成军旅记忆中独特的滋味。

帮厨背后藏着带兵育人的大智慧。战士小李得知父母离异，情绪低落。队长特意安排他随自己和家属一同帮厨。灶台边，一边择菜做饭，一边聊着家常，队长家属还特意煮了小鸡

李爱吃的家乡菜。饭菜的香气与关怀的暖流，融化了小李心中的寒冰。两名战士闹别扭，班长安排他们帮厨包饺子。起初两人互不理睬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不得不相互配合：一个擀皮，一个包馅。一来一回间，隔阂在默契的协作中悄然消融。

后来，我到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案头代替了灶台，笔杆代替了锅铲，再也没有帮过厨。我的科长，一位曾在中队当过指导员的老兵，常对我们说：“写稿子就像帮厨一样，既要掌握火候，更要懂得调匀滋味。火候是时机分寸，滋味是真情实感；火候不到，生涩难咽，滋味不调，难以下箸。”

帮厨，是军营生活的缩影，是连接官兵情谊的纽带，更是无声的磨砺场。它教会我们尊重每一份平凡的付出，理解团结协作的力量，锤炼吃苦耐劳的意志。从懵懂新兵到沉稳骨干，多少青春岁月在灶火旁淬炼。正如一位老炊事班长所言：“打仗千万环，环环都重要。锅碗瓢盆交响曲，奏响的同样是战斗力。”

如今，每次想起兵之初帮厨的日子，那灶火升腾的烟火气、战友们忙碌的身影和开怀的笑声，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时光流转，那份浸润着汗水与温情的记忆，温暖如初。

灶膛里跳跃的火光，映照过多少年轻的脸庞；揉面的案台，记住了多少双粗糙的手。帮厨这堂无言的课，以人间烟火的朴素方式，将协作的筋骨、体谅的温度与战斗的意志，悄然揉进每个年轻士兵的生命肌理。灶火之上蒸腾的，是军人永不冷却的热血。



千里江陵一日还（中国画）

杨文军作